

巴尔扎克文集 (四)

[法]巴尔扎克 ◎ 著 叶雨寒 ◎ 译



欧叶妮·葛朗台

高老头

无神论者望弥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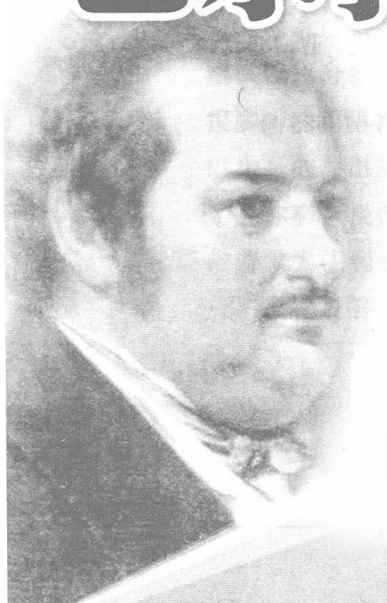
夏倍上校



京华出版社

巴尔扎克文集 (四)

[法]巴尔扎克 © 著 叶雨寒 © 译



I5
~~2770~~
2270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文集/(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叶雨寒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724-195-9

I. 巴… II. ①巴…②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585 号

巴尔扎克文集(四)

著者□巴尔扎克 著 叶雨寒 译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印刷□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字数□400 千字

印张□20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4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724-195-9

定价□118.00 元(全四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被遗弃的女人 (1)

在一八二二年的初春,一个得了一场大病刚刚痊愈的年青人在巴黎的医生们的劝说下被送到下诺曼底来了,他也许是平常工作过度劳累,也许是生活放荡、毫无节制等原因使他患上了炎症疾病。他需要绝对的休息、清淡的伙食、清爽的空气和完全避免过度的感官刺激才能使他康复……

无神论者望弥撒 (61)

毕安训大夫是一位对科学作过贡献的医生以他出色的生理学理论,跻身于巴黎大学医学院知名学者的行列,而此时他还非常年轻,那所医学院是全欧洲的医生所景仰的学术中心。他曾经长期从事外科实习,行医之前曾受业于法国最伟大的外科医生、闻名遐迩的德普兰身边,此人像流星一样,在科学界的苍穹上一掠而过。连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把一种难以传授的绝技带进了坟墓……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夏倍上校 (81)

“啊哈，我们的老卡列克又来了！”

大惊小怪叫嚷的是一个职员，他是为普通的事务所跑腿的。他靠着窗子，吞咽着一块面包，掏些瓢捻为圆球，然后从半开的窗户中扔出去，扔得那么准，面包球不仅打中了一个过路人的帽子，还弹起来，弹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过路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天井正位于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但维尔先生的屋子……

被遗弃的女人

在一八二二年的初春，一个得了一场大病刚刚痊愈的年青人在巴黎的医生们的劝说下被送到下诺曼底来了，他也许是平常工作过度劳累，也许是生活放荡、毫无节制等原因使他患上了炎症疾病，他需要绝对的休息、清淡的伙食、清爽的空气和完全避免过度的感官刺激才能使他康复。因为贝森的肥沃的田野和外省沉寂的生活，好像对他的康复最有利。所以他就在贝叶城他的一个表姐家住下；贝叶是一个离海只有八公里的美丽的城市，他的表姐是一个长期过着隐居生活的人，有一个亲戚或者朋友到来都能使她非常高兴，他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

除了少数特殊习俗，所有的小城市都是相似的。这位从巴黎来的青年名叫加斯东·德·尼埃耶男爵，他通过在表姐圣瑟韦尔夫人家里，或者在她的一伙朋友家里的几个晚会中，不久就认识了被这个僻静社会视为全城头面人物的人们。加斯东·德·尼埃耶把这些人看做永久不变的人物，在从前组成法兰西的无数封建藩侯的府席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人物。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这些人物中的头一等，属于一家贵族，这个家族的知名度在二百公里以外就无人知晓了，可是在这个省里却被公认为是无可争辩的最源远流长的阀阅门第。他们是小型的王室，谁都相信他们通过婚姻关系搭上了纳瓦兰家族、格朗利厄家族、卡迪央家族、布拉蒙肖弗里家族。这个望族的首领一般都是一个勇敢的猎手。他不拘小节，经常靠他们的姓氏的优越来压倒别人；他对于当地县长的存在，就像他忍受捐税的缴纳一样；他不承认十九世纪产生的新贵族，并且指出如果首相不是贵族，那将是政治上最最可怕的事。他的妻子也是说一不二，声音宏亮，还有几个很崇拜她的人，但她的行为有时却很反常，经常在复活节前后半个月内领圣体；她对女儿们的教养毫不在意，常常认为她们有了贵族姓氏就拥有了一切。妻子和丈夫并不知道现代的奢侈豪华，他们还穿着戏台上才穿的衣服，古老的银餐具、家具和马车，就像他们保持着古老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一样。这种老式排场同外省的经济条件倒也相当符合。总之，他们是过去时代的贵族，同那时比较，他们仅缺少征收土地买卖税的权利，缺少一群群猎犬和镶着饰带的制服而已；在自己人中他们充满了荣誉感，他们对离他们十分遥远的亲王们忠心耿耿。这个家族历史上虽然名声不扬，却像一幅古老的立体挂毯那样保持着古怪特点。不用说，这个家族必然会孽生出来一个当过少将的叔伯兄弟，佩带红绶带，出入宫廷，曾经跟从黎希留元帅入侵汉诺威，你

会发现他在这个家族里就像一本破旧书里脱落下来的一页似的。

与这个古董似的家庭完全不同，另一家比较富有，贵族世系也没那么古老。丈夫和妻子每年冬天都到巴黎去度假两个月，经常带回来一些短暂的时髦风尚和流行爱好。有点拘谨的妻子是个风雅人，老是追不上时髦的款式，但是，她却还总爱嘲笑邻居们装腔作势的无知；她的银餐具都是新式的，她拥有几个小厮。几个黑奴和一个贴身男仆。她的大儿子有一辆轻便双人马车，领有世袭财产而无事可作；小儿子是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事员。父亲知道内阁的种种黑幕，经常讲述关于路易十八和迪·凯拉夫人的轶事；他购买五厘公债，他也参与关于苹果酒的谈话，有时怪癖发作，便去修改省属财产的数字；他是省议会的议员，自穿在巴黎定制衣服，佩带荣誉团的十字勋章。总之，这位贵族对复辟王朝颇为了解，一定会在议会里搞钱；但是与古董似的那家人相比，他的忠君动机却不是那么纯正。

他订阅了《法兰西新闻》与《辩论报》。跟他们不同而对立的一家只看《每日新闻》。

曾是代理主教的现任主教大人，摇摆不定地在这两大势力中间周旋，因为宗教的原因这两大势力才尊敬他，所以他们有时也向他暗示，叫他领会一下拉封丹的寓言《驮圣物的驴子》的教训，因为这位主教是平民出身。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这些人物中的第二等，就是那些每年收入一万到一万二千法郎的贵族，他们有的曾是海军上校，有的曾是骑兵上尉，有的什么也没有当过。在路上骑马走的队列中，他们位于捧着圣餐器的本堂神父和出外巡回的税务监督中间。他们差不多全都在宫廷里接受过礼仪训练，接受过骑士训练，当过火枪手，如今都悠闲地在自己经营的田庄里消磨渡日，他们最关心的是伐木或是他们的苹果酒，而不是什么君主政制。可是，他们有时也谈论宪章和自由党人，那是在惠斯特打一局纸牌以后，或者在掷骰游戏中间，在他们计算过嫁妆，妥善地按照他们能背出流利的家谱来安排婚事之余。他们的妻子坐在用柳条编织的轻便马车里，装出一副宫廷中人自命不凡的神气；她们装腔作势地披上一条披肩或者戴上一顶帽子就觉得打扮得已经很入时了；她们每年经过认真考虑以后，才购买两顶帽子，有时也托人从巴黎买回来；她们中多数人都是品行端正而口齿伶俐的。

在这伙贵族的主要角色身边，她们的居住问题似乎早已经解决了，因为她们仿佛浇铸在你遇见她们的那所房子里面：她们的面孔服饰已经成为本宅、本城、本省的一部分；她们就是这里的传统、纪录和精神。她们身上全都有某种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她们通常都懂得在合适的时候微笑点头或者摇头，偶尔她们也说句被认为相当俏皮的活。

几位由于具有贵族的观点和有钱的资产者也钻进

了这个贵族小圈子，他们虽然都已经四十岁了，但是这些贵族的任何一个人提到他们时常常这样说：“这小家伙很有头脑！”所以他们就被选为议员。一般来讲，那些老小姐是他们的后台和靠山，但风言风语也不少。不过，这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

最后还有两三个具有宗教权力的教士，或者因为他们的聪明，也进入到这班社会名流的圈里，贵族们在自身的圈内觉得顾闷无聊，就把平民出身的人带进他们的客厅里来，就像面包师把发酵粉放进他的面团里一样。

一定数量的陈旧观念堆积起来，组成这些人的脑袋里的全部智慧，其中也混杂一些新思想进去，这些新思想是每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共同搅拌而成的。代表这些思想的语句如小海湾里的海水完全一样，有每天的潮涨潮落，也有永恒的波动。就像你今天听到空洞的回声，明天也能听到，一年以后还能听到，永远都能听到。他们对世事所作的永远不变的判决，已经成为一门传统的科学，任何人也没有权力加上一点一滴新的见解。这些墨守成规的人们、生活的习惯同他们的宗教、政治、道德和文学观念一样坚不可摧。

要是有一个外来人被允许进入到这个小团体里来，那么每个人都会用带点嘲讽的语气对他说：“这儿可没有你们巴黎社会那样那么多彩多姿！”

与此同时在这个小小的社交圈里每个人都评判别人的生活方式，尽力让别人相信他是这个社会中的一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个例外，他曾经设法想改革这个社会但却没有成功。如果，这个新来的人也随声附和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证明这些人彼此间互相指责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立刻就被视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大坏蛋，是个像所有的巴黎人一样的腐化堕落分子。

加斯东·德·尼埃耶在这个贵族圈里露面时，他早已被贝叶城的公共舆论在不会有误的天平上称过斤两。因为在这个小社会里一切都遵守礼节，生活中每件事情都是互相协调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贵族的身份和土地的价值都与报纸最后一页所刊登的债券价格一样明码标价。他的表姐圣瑟韦尔夫人早已把他的财产数字，他的未来希望都公开宣布过了，也展示过他的家谱，吹嘘过他的学识、他的礼貌和他的谦让。他受到了他理应受到的欢迎，十家把他当做一位高尚的贵族来接待，因为他才二十三岁；几个年轻姑娘和几位母亲对他充满温情地另眼相看，他在奥热山谷里拥有一万八千法郎的年收入，他的父亲拥有一座马内维尔古堡及其他附属建筑物，这些今后也将成为他的财产。至于他所受的教育、政治前途、人品、才干都不成问题，他拥有的土地十分肥沃，每年的租金是有保证的；栽种的植物品质优良，维修费用和捐税都由佃户承担；苹果树都已经有了三十八年了；而他的父亲还在商谈一笔交易，打算把同他的花园连接的二百亩森林买下来，给花园围上围墙；这些优点是任何人世的声誉都不能与之竞争的，即使是有希望当上部长的。

不知是因为狡猾或是其他原因，圣瑟韦尔夫人没有提过加斯东的哥哥，加斯东本人也只字不提。这个哥哥患了肺病，看来不久以后就要被人埋葬、哀悼并且遗忘了。开始加斯东·德·尼埃耶拿这些人物来取乐，可以说，他把这些人物的尊容都惟妙惟肖地描绘在他的画册里了，他把这些人物的棱角，皱纹、钩鼻的模样儿都描绘得非常有趣而逼真，他发现他们的服装和脸上肌肉的抽搐是多么古怪而滑稽；他对听他们说的诺曼底方言，他们守旧的观念和粗犷的性格都非常感兴趣。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对这种松鼠在笼子里打转似的生活习惯了以后，他觉察到在这种停滞的、毫无变化的生活中缺乏对照反差，如同关在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一样，因此他陷入了危机，虽然还不能说是烦恼和厌恶，但是效果却都是一样的。经过这种过渡时期的轻微不适以后，一个人像植物一样移植到一个相反环境的过程就完成了，在这个新环境中他难免要出现萎缩和生长不良。事实上，要是没有任何东西把他拉出这个社会，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个社会的生活习惯适应，他不再怕这个社会的空虚无聊。呼吸这种空气，对加斯东的肺部来说早已习惯。他已经完全准备好要承认这种无所用心、不用思索的日子，他开始忘记了那种精力充沛不断更新的运动，忘记了他在巴黎时、曾经那么热爱过的能经常结出丰硕成果的脑力运动，他也将永远留在这些化石中间，像尤利西斯的伙伴们一样，满足于猪一样的生活。有一天晚上，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加斯东·德·尼埃耶在别人家的客厅里，坐在一位老太太和本主教管区的一个代理主教之间。这所客厅的细木护壁板呈灰色，地上铺着白色大方砖地面，墙上挂着几张家里人的画像，摆着四张牌桌，十六个人围着牌桌一边闲谈，一边打惠斯特纸牌。他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只是一味地消化他吃下去的美味晚餐。这种美味的晚餐就是外省日常生活中一天的盼头，突然他很意外地发现自己正在赞同这里的生活习惯。他弄清了为何这些人继续使用昨天的旧纸牌，为何他们在破旧的牌桌上洗牌，他们如何才能做到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穿上时髦的衣服。他悟出了这种循环往复、千篇一律的生活里隐藏着一种哲学思想，在这种合乎逻辑的安静习惯里，在他们不知时髦豪华为何物里，总之，他似乎懂得了奢侈生活的无益。巴黎城，连同它的激情、风暴、欢乐，在他的心中已经变成了童年的记忆。他真挚地赞美一个年轻姑娘的红润的双手，谦卑和含羞的神态，虽然乍看起来，他觉得她一脸蠢相，举止缺乏风度，全身上下都令人讨厌，表情尤其滑稽可笑。他已经无药可救了。从前他从外省到巴黎去，现在他又从巴黎繁华的生活中回到外省冰冷的生活里来，他听到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使他的耳膜震动，不能使他好像在歌剧的沉闷伴奏中，突然出现一段欢快的节奏叫人兴奋不已似的。

“你昨天不是去看过德·鲍赛昂夫人吗？”一位老太太问当地一位最豪华府第的主人。

“我是今天早上去的，”他回答，“我发现她好像非常忧郁和痛苦，甚至让她答应明天来我家吃饭都作不到。”

“你是同你的太太一起去的吗？”老太太露出惊异的神色大声问道。

“是的，是同我太太一起去的，”这位贵族淡淡地答道，“德·鲍赛昂夫人不是属于勃艮弟家族吗？虽然只是女方娘家方面的亲戚，可是这个姓氏足以把一切都洗刷了。我太太很喜欢鲍赛昂子爵夫人，这位可怜的夫人独身一人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

说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德·尚皮涅勒侯爵以平静冷漠的神情看了一眼周围听他说话的；不过谁都难以猜透他是同情德·鲍赛昂夫人的不幸遭遇呢，还是考虑到她的贵族身份；也不知道是他以接待她为荣还是为了满足他的自尊心，要强迫当地的贵族和他们的夫人去看她。

这些贵妇们都面面相觑，仿佛用眼睛来彼此商量；于是一片沉默突然笼罩了客厅，她们的这种态度表示她们不同意这样做。

“德·鲍赛昂夫人是否就是那位跟笄瞿达潘托先生恋爱而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位吗？”加斯东问他旁边的那位妇女。

“没错，正是她，”一位贵夫人说，“笄瞿达侯爵结婚以后，她就搬到库尔瑟勒来居住；这里的人都不接待她，况且她也很聪明，不会感觉不到她处境的尴尬，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因此她也没打算见任何人。德·尚皮涅勒先生和别的几位先生曾经去过她的家里，但她只接待了有亲戚关系的德·尚皮涅勒先生，他们同鲍赛昂家族有联姻关系，老鲍赛昂侯爵娶过尚皮涅勒家长房的一位小姐。虽然德·鲍昂子爵夫人被认为是勃艮第家族的后裔，但是，你知道一个与丈夫分居的女人，在我们这儿根本不可能受到接待。这是一种旧观念，我们很愚蠢，还抱着这种旧观念不放，子爵夫人根本就不应该逃到这儿来。因为德·鲍赛昂先生是个风流文雅的男子、宫廷里的要人，他一定很讲道理，只有他的妻子才是个神经病……”

表面上，德·尼埃耶先生在听这位妇女说话，实际上他已经心不在焉。许许多多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涌现出来。现在想像的艳遇正在微笑着向他招手，朦胧的希望正在灵魂中孕育，正在预感到无言的快乐、恐惧和种种事故，虽然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千变万化的幻想提供养料，使它固定下来，可是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种艳遇的魅力呢？思绪已经飞到天外，一个个难以实现的计划产生了出来，幸福爱情的萌芽在萌发。可是也许这个爱情的萌芽已经包含了全部爱情，就像种子包含着艳丽的花朵，以及花朵的芬香和鲜艳的色彩似的。德·尼埃耶先生根本不知道德·鲍赛昂夫人为什么要逃避到诺曼底来，原因是她经历过一件被很多女人羡慕和谴责的哄动一时的变故，特别是当青春和美貌的魅力足以为这种过错辩解的时

候。一切名声不管其来源如何都享有一种无法想像的威信。对女人来说，罪恶的光荣可以消除罪恶的耻辱。一个家族可以拿自己家族内有多少人被砍下头作为光荣，同样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由于幸福的爱情或者悲惨的失恋而获得不幸的名声，也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她越是叫人怜悯，就越能博得同情。我们只对于那些平常的事物、平常的感情和庸俗的意外事件表现出冷酷无情，如果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我们就觉得很伟大了。事实上，我们只有使自己比别人高一头，才能受人瞩目。而人们总是不经意地对高大的事物产生敬意，而并不会过分追究是通过什么方法变得高大的。这时候，加斯东·德·尼埃耶觉得自己慢慢地被德·鲍塞昂夫人吸引过去，也许是受到以上理由的暗中影响，或者是好奇心，或者需要使现在的生活有点趣味，总之，原因很多，很难说清楚，也许，我们只能用命中注定来作解释。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突然在他眼前出现，还带着一连串优雅的形象，她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在她身边肯定会产生惧怕、希望、战斗和胜利。她与加斯东每天在这座庸俗的客厅所见到的妇女肯定有所不同；总之，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他在这个冷漠的社会里没有见到过的一个女人；在这个冷漠的社会里，各种勾心斗角代替了感情，礼貌只不过是一种义务，最小的意见也包含着伤害人的成分，使听的人不舒服，说的人也难开口。德·鲍赛昂夫人唤醒了他青年时代的梦想和暂时在沉睡着的强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烈感情。那天晚上的其余时间，加斯东·德·尼埃耶变得神不守舍。他在思索着用什么办法进入德·鲍赛昂夫人家大门，当然，他一筹莫展。据说她聪明过人。要是聪明的女人能够受新奇或者精美的东西吸引的话，那么她们要求是很高的，她们善于猜透一切；在她们身边进行取悦她们的艰苦工作，成功与失败的机会是各占一半。而且子爵夫人除了遭遇值得骄傲以外，姓氏也给予了她尊严。她的离群素居，仿佛只是把她同外界社会隔开的最微不足道的一道围墙而已。由此可见，一个陌生人，无论他是什么望族出身，打算进入她的家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第二天早上，德·尼埃耶先生散步时还是朝着库尔瑟勒楼房的方向走去，而且在楼房围墙外转了好几圈。像他这种年纪，最容易被自己的幻想所迷惑，由于被幻想所迷惑，不停地从墙洞或者越过墙头向里面窥视，有时对着紧闭的百叶窗凝思。有时对着那些开着的百叶窗凝视。他期待着一个罗曼蒂克似的机遇会出现，可以借此接近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他只在盘算这样的机会所产生的结果，却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不可能的。接连几个早上，他都到这儿来散步，但是一无所获；可是，每来散步一次，这位离群独居，背负着恋爱上的创伤而孤独隐居的女人，就在他的思想上变得更加高大，而且在他的灵魂深处扎下了根。

所以在沿着库尔瑟勒楼房的围墙散步的时候，如果偶然听到园丁的笨重的脚步声，他的心就会由于希